宝性论（23）宗萨钦哲仁波切讲授/2003、2004 年/法国

暂定稿/ 2022 年 10 月修订

第五金刚句：证悟（续）

第二日 / 前言

我想厘清一些昨天的讨论内容。我们正在讨论证悟，这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会把证悟与证悟者混为一谈。所以我想问你们如何解读「证悟」？撇开宗教的影响，「证悟」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？

学生：个体与宇宙的合一，也就是超越个人的存在。

学生：全然的悲心。

仁波切：你们讲的是证悟者。你们认为证悟是持续不间断的认知，是持续安住于觉知的状态吗？这么想会有帮助，我想这可以澄清一些误解。

学生们：〔证悟是〕 恐惧的灭尽，不再有恐惧……是潜在的信仰……是当我们内在没有嗔恨时，就像小孩一样……不可思议，所以无法描述。

仁波切：「持续安住于觉知状态」，这种说法很好。这是我们烦恼心的思考方式！你说的是证悟还是证悟者呢？

学生：他们是同一件事。

仁波切：这个「持续」概念有点瑕疵，如果按字面解释，「持续」有一点恒常的意味。

学生：是「自然持续」！

仁波切：你们已经尽力了，这样很好。总之，这是我们在此进行讨论的方式！但我想要挑战你们，好帮助你们了解更多。

如果我们谈安住、觉知和「安住于觉知状态」，对我来说，它们都意味着有某个时刻是「没有安住」，有某个东西称为「非觉知」。而「个体与宇宙合一」的这种概念，我也听很多人说过，看来大家似乎很强烈地渴望成为万事万物的一部分！但是，我们所指的宇宙是什么？如果「宇宙」指的是空性或整体现象，那也许说得通！但我有个怀疑，当你们说个体与宇宙合一时，我会自动联想到「你目前尚未合一」、「你在努力合一」，那是你们所称的「道」。是的！难道不是吗？但如果你真地那么想，可能就不符合这里所描述的佛性。如我们昨天所说的，天空本初清净或无云，意即是「它已经是一体」。

学生：我们可以把这称为「本初心的重振力」。

©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

仁波切：那听起来有点像是云散去后得见天空。你说的是这种情况吗？我们以为，当云散去，天空就清净了。但是，天空一直都是清净的。所有这些都说得通。

学生：要谈论天空，就需要提到云，即使云并非天空的一部分。所以要谈论证悟，就需要谈什么不是证悟。

仁波切：是的，你说得对。不论我们是从「基」或「果」的角度谈论证悟，都是从「道」的角度谈。基、道、果这三者仅存在于相对的层面。

学生：证悟是超越一切概念的状态，无法描述。

仁波切：是的，证悟真的很难描述，这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，仅有数量非常有限的理性与逻辑。我们知道二加二等于四，但无法想象二加二会等于五。

学生：有很多数学系统是以那种逻辑为基础，但有不同的逻辑系统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想象二加二等于五！

仁波切：你没昏头吗？你会像那样算数吗？我很有兴趣，很好！

但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只能想象「无限」到某个程度，或只能局限在某种限度里想象，我们必须在那样的范围内沟通，而这被称为「难以言传」、「无法想象」或「不可思议」。我想所有的宗教都会如此描述它们的神，但你要注意，因为这里讨论的也许并不一样。如你刚才所说，我们只能在有云的概念下谈论天空，就如弥勒菩萨给的例子，假使你一出生即失明，那就没有任何视觉的参考来说明蓝、白等的颜色。也许你可以说红色是火热的、蓝色是冰冷的，诸如此类，但那不是真正的颜色。

当我们说「不可思议」，我们说的是从来都没有云的天空。你也许会想问，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呢？这非常重要，今天将会解释。如果我们不讨论「从未有云的天空」，就无法讨论「有云的天空」；如果没有「有云的天空」，就无法讨论「去除厚云与看见天空」。基本上，「道」就不存在了。

在我们非常有限的逻辑、推论与理性的范畴中，证悟是不可思议、无法想象的，但我们仍必须讨论「道」。在道上，我们这样的众生于闻、思及大部分的修行中，能利用的只有推论性的逻辑[1]。运用五识直接觉知[2]诸如形色与音声等客体也许是可能的，比如「我正看着这朵花」。但我想对于唯识宗与中观派

[1] 即「比量」。
[2] 即「现量」。

©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

而言，凡夫根本不可能做到心的直接觉知，只有瑜伽行者的直接觉知（藏 *naljor ngönsum*）[3]才能做到。

同样的，我们就是无法直接感知证悟，因此只能推论。那要如何做呢？讨论云。我们可以认为，正如云是暂时的，像是愤怒等的情绪烦恼也是暂时的，因为没有人的愤怒是持续、恒常、无止无尽！有些人肯定常常生气，但常常的意思就是「常常」，并不是一直或不停止。例如，打喷嚏或沉睡时，他们也许就没在生气了！所以愤怒并非永远持续。

愤怒，或者不论你有的是哪种情绪，都会改变。如果一开始你因为某事而生气，接着这股怒气又导致对另一件事情的愤怒，因此即使愤怒持续，它也不是同一个愤怒。愤怒持续，但并不存在。如果它真的存在，这世界其实会比较安全！如果某个愤怒的事例可以一直持续，那么你会知道如何处理它，因为只有一个愤怒在持续。然而，愤怒时时刻刻在改变，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推测。

我们也知道愤怒是暂时的，因为所有的情绪烦恼都是由因缘而生。我们感到沮丧，因为某人对我们做了某事；由此推知愤怒是暂时的，因为它有个开端。这是好消息，因为这意味着你可以操控愤怒的起因，例如，你可以不去拜访那个惹你生气的人。

因此，由此推论的逻辑，我们知道所有的染污都可移除。讨论证悟或佛性时，我们也使用相同的逻辑。所有的染污都可移除，但当我们设法移除了染污之后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当我们移除了尘垢、负面情绪和染污时，当所有那些都去除和消失时，并非如火的熄灭或水气的蒸发。这点相当重要，因为我们确实是会生气，会有欲望及各种情绪烦恼，而且那其实令我们的感觉更加坚实。我们就是无法想象完全没有这些烦恼和这些主客体活动的状态。

我们可以讨论全然的空性，但那是什么意思？由于空性不似水气的蒸发，因此这里有个潜在问题。空性是丰富的，是无限的。空性是你可以祈请的对象，而且藉由祈请，它也真的给予你加持。诸如此类。这是为何了解空性并不容易！想象一下，你想要看清澈的蓝天，但此刻有云，也许你的朋友说；「我们走吧！今天看不见天空。」可是你说：「不，等一下，云也许会散去。」你有信心和虔心，相信这片灰云的后面就是蓝天；基本上，这正是祈请发挥作用的方式。祈请发挥作用是因为你具有那种信心，而不是再等半小时，蓝天变得比较强大，并且真的显露出自己；不是那样！

[3] 即「瑜伽现量」。

©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

所有这些在此都依据三身而做了非常好的阐释，也做了非常精彩的铺陈安排！藏文的「证悟」*changchub* 有二种涵义：*chang* 意指「净化」，*chub* 意指「了悟」。当我们谈到 *chang* 或 *sang*，指的是「证悟是本初清净」或者「暂时染污可被移除，移除后即达清净」的功德。至于 *chub*，我们谈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向，换言之，即「具备所有证悟功德」。心经说「不增不减」，即使天空的云看似永不散去，就像英国的天空，但那并不表示蓝天有所减少；即使天空多年都没有云，天空的功德也不会因此而增加。

即使是对没在修行，甚至是有杀生、偷盗、说谎或从事各种不善思维与不善行为的凡夫而言，佛的功德并未减少。你也许非常勤奋地修持，也许做了五十万而不是十万遍的大礼拜，但佛的功德连一根发丝的厚度也不会增加！那么，修持的目的何在？为了证得佛！为了了解佛，不仅是从学术或智识层面去理解而已。这有何利益呢？ 很多利益！举例来说，藉由了知「不减」，没有恐惧；藉由了知「不增」，没有希求。

但我们仍有个问题，当我们谈论证悟时，只能概括地描述。能不概括描述的只有已达证悟的佛，即使十地菩萨也还做不到如此。一般众生总是在概括描述，例如，我们只谈贪、嗔、痴、慢、嫉等五毒，那就是一种非常概括的描述，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情绪烦恼。但是，别以为因为我们只能概括地描述，所以「道」就有一点不可靠。所有这些概括描述都非常的准确。基本上，「道」不会误导你，它可以引领你至更高阶之道，那时，你会少一些概括性描述。

昨天我们读了很多描述法身功德的偈颂；此处法身指的是智慧身与解脱身。今天还有更多内容要讨论。

202

证悟灭谛故寂静，觉悟一切故周遍，
无所住故无分别，断烦恼故无耽着，

这种证悟的状态是寂静的，它也可以指「证悟者」。虽然我们只能以推论的逻辑（比量）来描述这种状态，但也有人、有众生确实证得了此状态。我们讨论的是证悟与证悟者二者，有时我们几乎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，有时是分别讨论，这会清楚地指明。不论如何，证悟与证悟者是寂静的，因为所有苦因尽皆舍除。第一行偈颂其实是在描述灭谛，即苦之止灭。

©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

关于灭谛，我举个不是很好的例子。四圣谛的第一谛是「知苦」。如果想要治愈头痛，首先应先知道你有头痛，接着则是了解导致头痛的原因。四圣谛中的第三谛是「苦的止灭」，或说灭谛，那有点像是说，你必须知道你只是「有」头痛，而非你「是」你的头痛。这相当聪明，因为通常我们认为，应该要从知道头痛和头痛成因的观点来讨论，然后使用药物来治疗头痛；灭谛却不是从这个角度切入。事实是：你并非你的头痛，你有的头痛是暂时的，它不是你的究竟本性。头痛并非你的实相，亦非你的佛性；因而，头痛的止灭之道才有可能，于是有「道」。

同一偈颂中还描述了证悟的另一种功德：智慧。它有两个面向，第一个是「了知各种现象的智慧」（尽所有智），第二种是「了知现象如是的智慧」（如所有智）。

对证悟与证悟者而言，第一个面向的智慧遍知一切，比如知道某一棵长在南美洲某处的树，树上有几片叶子。这里我必须澄清，这种智慧与许多宗教谈到他们上帝的全知稍有不同。当我们提到，位于南美洲某处，某座特定山上一株六呎高、有二百片树叶的小树等等，当我们像这样讨论事物时，我们说的是心的投射。一个可以接受「所有一切皆心的投射」的人，他能接受这种智慧。但如果所有事物都独立于心且真实存在于外，那不论是上帝、佛或其他任何一位神，都得带个笔记本电脑来记下所有地方的各种事情了，包含这棵树有几片叶子！以防万一某天也许有人问他，他才有办法立即回答。在我们非常有限且狭碍的心里，当读到「各种各样的现象」，我们感到震惊，因为其细节的数量和数目都是无穷尽的。然而，现象的多样性并非真实存在，因此这种智慧是可能的。

智慧的第二个面向是了知一切事物的自性、本质。当我们讨论佛遍知一切的第一种智慧时，我们感觉是在说数量、颜色等的分别念，但佛没有任何分别念。让我这么说，如果没有第二种智慧，第一种智慧无法存在；你仍有「现象是分别的、概念性的」这种问题，而且需要在笔记计算机里注记所有事物。然而，第二种智慧了知诸法自性。何谓诸法自性？诸法自性并没有所谓的多样性，没有各种不同的类别区分。因为佛具有了知诸法自性的智慧，所以没有分别念。了解这点相当重要，因为它能澄清一些一般的误解。

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正在向佛祈请，你也许想知道他是否了解你的祈请为何。是的，他会知道。但由于第二种「了知诸法如是」的智慧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你、你的祈请、你祈请的缘由与你祈请的结果，所有这些都不真实存在，因此佛不需要区分哪个祈请需要比较紧急的回复。我相信你们有些人会忍不住

©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

想问，当梵天请佛开示，结果发生了什么事？那是如何发生的？或者，当释迦牟尼佛没有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时，他看似有所选择，可答复某些问题而不答复其他问题，为何会如此呢？我们接下来解释。

因为佛没有染污（烦恼障），他没有执取或执着，所以当他的智慧进入一个对境（为了沟通起见，我们使用「进入」一词），当他「看」某个东西，他看见，但不执着此对象；那全然不同于我们所见。基本上，他的注视并没有定着在那里，没有执取或住留。当你有染污时，就自动地执着某事物；那是你要的。我们所有的染污都想要执着，而不明白执着事物会使自己变得非常局限，以至最后莲花不会开满我们的心池。

因为佛没有遍知的障碍，亦即没有所知障，所以也不会有施者、受者与行为的概念，我们称此为「无碍」。当你有所知障时，即使你不想执着，仍会被那样的遮障困住和阻碍。

烦恼障与所知障密切关连，但烦恼障是轮回的直接成因，许多大乘释论对此有所论述。原因在于，举例来说，声闻乘行者主要是想去除烦恼障，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从轮回中解脱，没有比这更远大的目标；然而菩萨怀有更宏大的企图，因此移除所知障、不受其阻碍，那对菩萨而言非常重要。

203

清净一切所知障，是故一切皆无碍，
无二堪能且调柔，是故远离粗涩触。

佛没有掉举和昏沉，这是为何他的智能能够运作或者具有弹性。因为没有昏沉、掉举，佛没有粗糙的知觉。这些偈颂都试着解释几乎不可能解释的事，它们非常努力地尝试。

我举个例子。我们看着这顶帐篷，每当我们看着它时，都有一种粗糙的知觉，因为事实是我们必须看着它，我们必须有这个常识，知道它是一顶帐篷而非一碗汤，那就是粗糙的知觉。所以对我们而言，我们需要专注，那种专注是粗重的知觉。我们必须非常专注，心意不涣散，每次我们尝试那么做时，不是变得掉举就是变得昏沉，结果是，每次我们即使只有些微的觉知，即使只是对于对境非常短暂的一瞥，它都是粗糙的知觉。但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如此的麻木与厌倦，即使是粗糙的知觉，我们都浑然未觉，因为我们是如此麻痹！这是为什么在座有些人会要用吉士刨丝器来使自己感到兴奋！

©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

204

彼无色故不可见，亦无相故不可取，
自性净故胜善根，障垢断故极无垢。

证悟不能被眼睛感知，因为它没有形色。在多部佛经里，例如在《楞伽经》中，佛说：「若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见」[4]。我们也许会以为，即使佛没有形色，至少会有个可作为参考的事物；但因为没有边见、没有标记或特性（无相），所以没有任何可执取的参考物。因此，没有心或者没有觉知可以领会证悟。但由于证悟是本初清净，因此是善的；由于暂时的染污可以净除，因此证悟可视为是无垢的。

这部分会再解释一遍，这次是以三身个别的角度予以说明。首先是法身。

翻译：宝性论读译小组。版权：悉达多本愿会。

如欲转载，请注明原文出处与网址；若转载时添加图文与内容，请自负相关著作权责。

[4] 仁波切指的应为《金刚经》而非《楞伽经》。

©悉达多本愿会 版权所有